

王开林 著

狂人

大凡狂人「狂法」各不相同，但其内里的精、气、贯通如一——为了开心颜，决不摧眉折腰，敢于话，嚙肯俯首帖耳。

狂人

王开林
著



安徽大学
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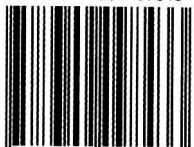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狂人/王开林著. —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 2013. 8
(微阅读大系·王开林晚清民国人物系列1)
ISBN 978-7-309-09843-3

I. 狂… II. 王… III. 名人-人物研究-中国-近代 IV. K820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51358 号

ISBN 978-7-309-09843-3



9 787309 098433 >

狂人

王开林 著

责任编辑/李又顺

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:200433

网址:fupnet@fudanpress.com <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>

门市零售:86-21-65642857 团体订购:86-21-65118853

外埠邮购:86-21-65109143

山东鸿杰印务集团

开本 850 × 1168 1/32 印张 5.75 字数 91 千

201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4 100

ISBN 978-7-309-09843-3/K · 432

定价: 2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。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

- 自序** 狂人之狂在于敢讲“人话” / 001
- 龚自珍** 狂来说剑，怨去吹箫 / 007
- 辜鸿铭** 一个比三大殿更重要的中国人 / 031
- 章太炎** 百年来最狂放的国学大师 / 063
- 黄侃** 七大嗜好害死人 / 097
- 刘文典** 敢当面骂蒋介石为“新军阀” / 125
- 梁漱溟** 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 / 149

狂人之狂在于敢讲“人话”（自序）

古义的“狂”与今义的“狂”有同也有不同。古义共六条，除去“狗发疯”和“通‘诳’，欺骗”外，其他四义（放荡，不受拘束；狂妄；急躁；气势猛烈）与今义大致吻合，但今义以“精神失常”替代了古义“急躁”。

本书的重点在“佯狂”和“真狂”，盖混合古义今义而用之。

孔子说：“不得中行而与之，必也狂狷乎，狂者进取，狷者有所不为也。”狂人大言独行，尽管与儒家的中庸法度不相吻合，但他们既有是非标准，又有进取目标，仍是孔子较为肯定的那一类人。

两千五百年前，楚国狂人陆通（字接舆）遇见孔子，即兴唱起了那首著名的《凤歌》：“凤兮凤兮，何德之衰？往者

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。已而已而，今之从政者殆而！”意思是：“凤啊凤啊，只有圣明的君主出现，它才会降临世间，你是当今的人中之凤，怎么反而带着弟子周游列国，自行减弱美德的光辉，去劝导那些不可救药的诸侯施行仁义？从前犯傻就算了，现在醒悟还不迟。统治者已把国家折腾得混乱无比，乌烟瘴气，你想使黑暗的现实恢复光明，只是白日做梦，现在的君主算是彻底完蛋了！”孔子听完陆通的《凤歌》，赶紧起身下车，打算向这位楚国狂人请教“中国向何处去”的大难题。陆通却拍拍屁股，摇摇脑袋，转背疾走，并不接招。孔子身居困境，内心寂寞如沙，好不容易遇上高人，却未能交换意见，想必惆怅万分。

楚国狂人陆通看透了当时的政治黑暗和世道凌夷，他认为孔子放低身位，推行仁义，不辞劳顿，不畏艰险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是不识时务，这种绝望的旅程只有偏执狂才会走到两眼晕黑。他怜悯“衰凤”，厌憎现实。陆通并非真狂，他无意进取，有所不为，是不折不扣的狷者才对。此类民间高士节欲隐身，虽无益于治乱，却是头脑清醒的观察者和一针见血的批判者，同样不可多得。

中国近现代，内忧如溺，外患若焚，狂士寻罅隙而游刃，机会不少，磕碰也多，爱国书生痛恨现状，构筑梦想，虽卷

刃而无所惧，虽折戟而无所惜。

1906年，章太炎从上海西牢获释后，东渡日本，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，他讲过一段流传至今的“疯话”：

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，不是神经病人，断不能想，就能想也不敢说。说了以后，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，不是神经病人，断不能百折不回，孤行己意。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，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！……为这缘故，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，也愿诸位同志，人人个个，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。近来有人传说，某某是有神经病，某某也是有神经病，兄弟看来，不怕有神经病，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形的时候，那神经病立刻好了，这才是要不得呢！略高一点的人，富贵利禄的补剂，虽不能治他的神经病，那艰难困苦的毒剂，还是可以治得的。这总是脚跟不稳，不能成就甚么气候。

演讲快结束时，章太炎大声疾呼：

（我）要把我的神经病质，传染诸君，传染与四万万人！

他将“狂者进取”的古义发挥到了极致。清末时，章太炎公然辱骂光绪皇帝为“小丑”，鄙视慈禧太后为“先帝一遗妾”，民国时期他冲击总统府，专寻袁世凯的晦气。名师出高徒，章太炎的弟子多为狂生。黄侃最具代表性，他目高于顶，饱览古书则“八部书外皆狗屁”，轻视今人则“胡适之辈不过尔尔”。刘文典自谓天下真懂庄子的学者仅有两个半，其一为庄子本人，其二为刘文典，另外半个则尚未降生。他当面怒骂蒋介石为“新军阀”，颇有东汉末年的青年天才祢衡击鼓骂曹的冲天胆气。章太炎和他的诸位弟子，学富五车，演技高明，他们的大才智和真性情如同双刃剑，频频伤及敌手，屡屡殃及无辜，其功过是非，虽盖棺多年，却仍旧难以论定。

清代湖湘才子汤鹏（1800—1844，字海秋）狂名满天下，他说：“狂者之志，有进无退也。”他与人打赌，猛饮大黄药而死于盛年。曾国藩作《祭汤海秋文》，道是“狂名一鼓，万口嚣嚣”，可见狂名之立，为世所忌，并不是什么好事情。龚自珍的狂，是“狂来说剑”的狂，一个“说”字，即将书生的底细泄露无遗；辜鸿铭的狂，是“立异以为高”的狂，对付洋鬼子和假洋鬼子，这种不按牌理出牌的招法相当管用；

黄侃的狂，是背叛礼法的狂，为此他张扬个性，逾越边界；刘文典的狂，是自负太过的狂，猛吹牛而皮不破，堪称一绝；梁漱溟的狂，是“一代直声”的狂，为农民争取位置，公然顶撞领袖，非大仁者、大勇者莫能开口。他们的狂法全然不同，内里的精气神则贯通如一：为了开心颜，决不摧眉折腰；敢于讲人话，哪肯俯首帖耳？

王国维的七律《晓步》颈联为：“四时可爱唯春日，一事能狂便少年。”狂人多半有赤子之心，赤子不畏猛虎，乃是性情使然。世人侧目而视，以为他们偷吃了熊心豹子胆，倒真是莫明其妙的念头。

一个社会，倘若腥、膻、腐、恶更吃香，更走俏，狂人就势必转型为烈酒、胡椒和芥末，没有他们，“佳肴”肯定难以下咽。一个地方，倘若池、塘、丘、壑更养眼，更悦目，狂人就势必升格为江流、岳峙和云飞，有了他们，“美景”还能剩下多少底气？

龚自珍

狂来说剑，怨去吹箫

大凡性情中人，喜欢讲怪话，管不住自己的鸟嘴，动辄触犯时忌，就休想在官场中混出多大名堂。

龚自珍（1792—1841）的《病梅馆记》曾在我心头刻下一痕磨灭不去的印象。江、浙两地的文人墨客爱梅成癖，违背自然精神，“以曲为美”“以欹（qī，倾斜）为美”“以疏为美”，颇有点像是薛萝村中效颦的东邻女儿，竟以西施捧心为美。要使病态美的效果臻于极致，他们多有绝招——“斫直、删密、锄正”，扭曲梅的天性，不惜戕残其生机。于是乎，龚自珍感叹道：“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！”作者同情病梅，更深层的意思则是同情封建时代的士子，从小到大，个个接受“思想改造”，诵读四书五经，习染孔仁孟义，写作八股文章；被各种礼数牢牢束缚，像是端午节的粽子；他们时时处处俯首低眉，察言观色，生活得极不自然，极不自由，缺乏应有的个性和生趣。“天地之间，几案之侧，方何必皆中圭？圆何必皆中璧？斜何必皆中弦？直何必皆中墨？”龚自珍用文章诘问仍嫌意犹未尽，还要用诗歌大声疾呼：

九州生气恃风雷，万马齐喑究可哀。

我劝天公重抖擞，不拘一格降人才！

依龚自珍看来，当时举国萧条，人才奇缺，“左无才相，右无才史，阍无才将，庠序无才士，垄无才民，廛无才工，衢无才商，抑巷无才偷，市无才狙，藪泽无才盗”，连鸡鸣狗盗之徒中都缺乏高明特殊的角色，即使偶尔有才士与才民出现，“则百不才督之缚之，以至于戮之”，他们也还是没有活路。这虽是夸张的说法，亦可见各类人才所处的环境何等恶劣，何等凶险。

龚自珍的《己亥杂诗》与《病梅馆记》乃属同一路数的作品，进步则显而易见，由同情病梅转为呼唤强者，由主张归真反璞转而赞成革故鼎新，这正好切合中、晚清自强自振的时代精神。

龚自珍为何能够高蹈狂舞二十余年，被誉为“文坛之飞将”？目无余子的湖湘才子汤鹏称赞比他大八岁的龚自珍为“海内文章伯，周南太史公”，居然低首俯心。近代牛人康有为称赞龚自珍的文章为“清朝第一”，亦可谓心悦诚服。南社诗雄柳亚子对龚自珍更是推崇备至，视之为“三百年来第一流，飞仙剑客古无俦”。三十岁时，我才接触《龚定庵全

集类编》，他的作品和身世立刻抓住了我的心。这位被教科书称为“具有进步思想的清朝诗文学家”绝对不是英国小说家弗斯特在《小说面面观》中轻视的那种“扁平人物”，他的形象不仅浑圆，而且具有立体感，个性的优劣均特别吸引时人的眼球。

龚自珍出生在杭州的诗礼仕宦之家，母亲段驯是著名文字学家段玉裁（代表作为《说文解字注》）的女儿，她爱好诗词，撰有《绿华吟榭诗草》，得益于家学渊源，她同样善于“以经说字，以字说经”。这样的文化氛围，不用讲，龚自珍受惠良多。少年时，他读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，神思恍惚，若有所遇，竟自称为“曼倩后身”（东方朔字曼倩），玩世不恭、傲视权门乃是他们骨子里的共同点。龚自珍十三岁作《水仙花赋》，以水仙女自喻，寄托其脱俗的高雅情怀；他十五岁分韵作诗，十九岁倚声填词，二十三岁作《明良论》四篇，送给外公段玉裁斧正，第二篇中有“士不知耻，为国之大耻”的论断，与明末清初学家顾炎武在《日知录·廉耻》一则中的论断——“士大夫之无耻，是谓国耻”，实属一脉相承。龚自珍自诩“少作精严故不磨”，段玉裁也称许这位外孙治经读史之作“风发云逝，有不可一世之概”，赞美他的行文“造意造言，几如韩、李之于文章，银碗盛雪，明月藏鹭，中有

异境，此事东涂西抹者多，到此者少也。自珍以弱冠能之，则其才之绝异，与其性情之沉逸，居可知矣”。这段话的大意是：“龚自珍的文章意味深长，文采斐然，可与唐代的文学家韩愈、李翱相比，就像银碗里装着皓雪，明月下藏着白鹭，文中有特殊的意境。东涂西抹的作者很常见，但能达到他这种程度的作者很稀有。龚自珍二十岁就能写出好文章，那么他的才华极为优异，与性情深沉而飘逸，就可想而知了。”段玉裁还为自己晚年见到外孙才华横溢而倍感欣慰，他感慨道：“吾且耄，犹见此才而死，吾不恨矣！”他说的“不恨矣”就是不遗憾了。但有一点，段玉裁谆谆告诫外孙要“努力为名儒，为名臣，勿愿为名士”，曾有人说：“名士者，世界至不祥物也。其为崇，小之足以害家，大之足以祸国。古今贪冒之徒，多属一时知名之士。若扬雄、刘歆、谯周、魏收、褚渊、石崇、冯道、陶谷，皆名士也，或为篡贼之走狗，或为江湖之大盗，或为贰臣，或为秽吏，为百世所鄙弃。”段玉裁不愿外孙龚自珍成为名士，就是担心他会迷失方向，误入歧途。

一位忧国忧民的诗人，不肯枯守书斋，皓首穷经，老死雕虫，自然做不成名儒；一位针砭时弊的文人，傲骨铮铮，无意攀缘权贵，自然也做不成名臣；龚自珍任性使气，不拘

细行琐德，弄得狂名远播，他在词中写道，“屠狗功名，雕龙文卷，岂是平生意”，意思是“干出侠客轰轰烈烈的功名，写出文豪洋洋洒洒的文章，都不是我今生的志向所在”。龚自珍的志向是什么？是做一个我行我素的自由人，冲破罗网，放浪形骸，因此他不做名士谁还能做名士？

吴昌绶的《定庵先生年谱》大体是粗线条的，细节不多。我找来找去，也只找到一条有趣的记载：龚自珍孩提时，只要过了正午，听见柔靡的箫声就会生病，及至成年，仍旧如此，可谓应验如神。谁也弄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缘故。箫、剑是文才武略的两种象征。“剑”象征从军报国的雄心壮志，“箫”象征忧国忧民的哀怨幽情。这就不奇怪了，在龚自珍的诗词中总是充满了剑气和箫声，“来何汹涌须挥剑，去何缠绵可付箫”，“绝域从军计惘然，东南幽恨词满笺。一箫一剑平生意，负尽狂名十五年”，“气寒西北何人剑，声满东南几处箫”，“按剑因谁怒，寻箫思不堪”，“狂来说剑，怨去吹箫，两样销魂味”，“少年击剑更吹箫，剑气箫心一例消”，“沉思十五年中事，才也纵横，泪也纵横，双负箫心与剑名”。龚自珍常说其前身是一位修道未精的老和尚，莫非老和尚修道未精就听不得箫声？真是咄咄怪事。

《清史稿·龚巩祚传》对龚自珍的评价只是一语带过：“巩